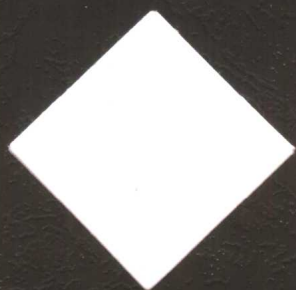


阳光碎片

筱敏著

东方出版中心

重读大时代系列



筱 敏 著

阳光碎片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碎片/筱敏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 9

(重读大时代)

ISBN 7-80627-581-9

I. 阳… II. 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1140 号

阳光碎片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8.75 插页: 2

印数: 5,000

版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581-9/5·183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一场革命

这个世界自有人类居住以来就有了风暴，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中，大地的岑寂及天空的喧嚣，与风暴互为背景。人们像蚁群一样匍匐在地上，劳作、繁衍、结穴，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偶尔一阵风暴莫名其妙地卷地而起，或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生活蓦地倾翻，如世界末日。然后风暴又莫名其妙地走了。天空重又现出自古以来的肃穆，那是神和王的肃穆，是命运的肃穆，它的重现再次证明它的恒定，不可颠覆和不可涂改。一时四散的蚁民仰望天空的肃穆，沉默着回到原处，劳作、繁衍、结穴，重又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没有播种的风暴，也仅仅是风暴而已，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家筱敏近年来对于革命、理想,专制与自由等主题进行深入考察后,用流畅而极富感染力的笔触写下的专题性作品集。

全书分六辑,收录了46篇文章。“遥想法兰西”、“德意志暗影”、“俄罗斯诗篇”、“感知中的阳光”,将个人记忆与作为社会运动的历史糅合在一起,探讨了革命、自由与理想的真正含义,指出无论在怎样的壮烈与卑劣时代,人类都应该葆有自己的自由与尊严。“记忆:1966~1976”、“散叶”两辑则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念为诱因,追问历史真相,探视自己的灵魂,抒写生命诗意,敏锐而感人。

乌托邦随想

乌托邦何处何其遥远。

它与我们相隔着汪洋大海，天水浩淼，无边无际。如天堂与人间的阻隔，海是逾越现实的一个象征，诱惑着人，包围着人，也风浪着人。

有一只幻想号从现实之岸扬帆出海，载着一些过热的、不服服于也不见容于现实生存的灵魂。他们的舱室里蓄满理想，他们的罗盘指向一颗不能抵达的星斗。没有海图。一位风格华丽的诗人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瞥的。”幻想号的不可预期的航行，理想主义者与启蒙范式的

自序

在我的经验之中，阳光是可以打碎的，像脆薄的玻璃。

它曾经昭示我笃信永远、千秋万代、至高无上等等难以感知的词句。它曾使我惊奇于我置身的世界之阔大，为此常怀幸福和感激之情；它曾使我暖和，从蓝布棉外罩直到内心。它是旷野，是巢，是来处，也是去处；是科学，是宗教，也是日常生活。它无处不在，只需一片小小的聚焦镜，就能随处引起燃烧。

但是，突然之间，它碎了。

也就是说，旷野、巢、来处和去处，科学和宗教，以及日常生活，都碎了。散落一地的碎片触目惊心，使我不知所措。人像四散的碎片，处于一种被抛的状态。

我曾试图拼接这些碎片，但裂纹表明一个不可逆的事实，在一块修补过的镜面上，我被分切畸变为无数零乱的影子。我曾试图将它抛到脑后，忘却，只管重新开始的生活，但无论往哪里逃遁，都会发现有些碎片横卧在路上，在我最不经意的時候，让疼痛重新开始。

我想，我必须捡拾这些阳光的碎片。我想知道，它是因为什么，又是怎样裂成碎片的。我想知道，它曾经因何种能量，使我暖和，笃信；后来又因何种惯性，将我置于被抛状态，失重，圻裂，化为粉末消失。

我的这些文字，一篇一篇，就是在捡拾这些阳光碎片。集子里的有些篇什，从编辑的角度看，是别一样的东西，放在这里似觉细碎。但我考虑再三，还是把它们放在这里。

一个人套起盔甲,正面站着,像是有些坚硬,这是粗砺的人生所要求于他的。而待其慢慢转过身子,背后还是露出了荏弱的部分。但就是这么一些相悖的东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999年9月13日

自序	1
----------	---

遥想法兰西

这是一场革命	3
1789 年原则	7
被风支配的灵魂	13
一块来自祭坛的红炭	20
天平之上还有七弦琴	32

德意志暗影

群众汪洋	41
语言巫术	47
情感瘟疫	52
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59
法西斯摧毁了什么	66
堡垒还是庇护所	69
种子是不该磨粉的	74

俄罗斯诗篇

在暗夜	83
山峦	87
火焰或碎银	91
苏联文学情结	94
札米亚京的现实	99
救援之手	106
流亡与负重	114

感知中的阳光

人的声音	119
词的命运	125
旧书记:《李白与杜甫》	138
旧书记:《怎么办?》	145
一九六八年人	150
门	160
阅读选择	163
自由实验室	166
不适应的生存	169
我编流亡者的散文	171
死刑的立论	173
乌托邦随想	185

记忆:1966~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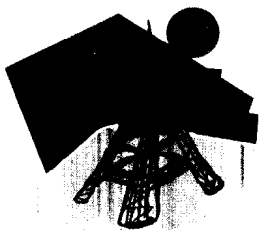
圣地	203
起风	208
游行	212
晴朗	217
革命	222
看海	227
仪式	232
标本	237

散 叶

隼和灌木	245
鸟儿中的理想主义	248
编织	251
拉网	254
石窟	256
天籁	258
傍水的城	262

YAOXIANG FALANXI

遥想法兰西



- 这是一场革命
- 1789 年原则
- 被风支配的灵魂
- 一块来自祭坛的红炭
- 天平之上还有七弦琴

这是一场革命

这个世界自有人类居住以来就有了风暴，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中，大地的岑寂及天空的雅致，与风暴互为背景。人们像蚁群一样匍匐在地上，劳作、繁衍、结穴，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偶尔一阵风暴莫名所以地卷地而起，或莫名所以地从天而降，生活蓦地倾翻，如世界末日。然后风暴又莫名所以地走了。天空重又现出自古以来的肃穆，那是神和王的肃穆，是命运的肃穆，它的重现再次证明它的恒定，不可颠覆和不可涂改。一时四散的蚁民仰望天空的肃穆，沉默着回到原处，劳作、繁衍、结穴，重又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没有播种的风暴也仅只是风暴而已，它可以是造反，是叛乱，是暴动或者政变，它仅仅是偶然的。在它消失以后，生活依然如故，大地上可以没有它的任何痕迹。

但革命是人类历史中十分晚近的事情。它的萌起迟至近代，而且恰是它的爆发和蔓延开启了现代。据学者考证，就是“革命”这个词的出现，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它不会比哥白尼或蒸汽机这样的名字更古老，它只能如同胞兄弟一样，与这些名字一同生下来，一同进入人类的言说，搅扰亘古的岑寂，使人们在小心翼翼的言说和寻思之时，感觉极度惊异，并且惶恐不安。

据说在法语里，“革命”一词从前只是有类似于天文学意义上的“公转”、“绕转”或“循环”的意思（我猜想就连这意思甚至也是哥白尼所赋予的），直至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以后，这个词方才

除了天文学的涵义以外,也指“世间发生的各种离奇的变化”,具有了风暴、混乱、骤然之变、令人震惊之类的含意。

今日我们眼里温文尔雅、值得仿效的英国革命,早先也是作为一场叛乱、动乱而引起攻击和谩骂的,它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平和,秩序井然。它在欧洲历史上引起的动荡和混乱,是封建专制的陶瓮里培育的灵魂所不能忍受的。这些灵魂对给予他们稳定的陶瓮热爱备至,他们恐惧任何一道裂隙,任何一股穿过裂隙的风,因为这可能引发全世界流行伤寒。法国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廷臣和文人,倾尽全力诋毁英国革命,将其描述为可怕的、可咒的、十恶不赦的,以此来反衬法国专制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稳定”,他们不会想到,同样的反衬会在一百年后倒过来重演一次,那一次将会由英国的廷臣和文人,反过来以英国的秩序和稳定去抨击法国的可怕的革命。

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把“革命”一词从“叛乱”、“政变”一类的词义中分离出来,赋予了它人类精神进步的意义。在启蒙思想家笔下,革命——这个可怕的词——被用于描述人类在科学、艺术、思想等精神领域的演进,它也被用于描述政治变动事件,但那事件已不再是孤悬的,已处于人类精神演进的链环之中。从这时开始,革命才有了“正当的”、“严肃的”、“伟大的”这些明亮的色彩,指向人类挣脱蒙昧、复萌理性、改变世界的历程。在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他们所从事的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事实上,这倒的确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它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引起的根本性变化,是如此深透,如此恒久,以致它的蔓延和连续不断的爆破再也不能停下来,人的生存状态迅速地改变着;以致今日我们回望革命还不曾出生的从前,竟觉得是蛮荒一片;以致我们再也不可能再也不愿意回到千古的岑寂。

野火星星点点燃烧,因风而连成一片,因堆积千年的可燃物而连成一片。在持续不断的燃烧中,一个新型的革命,被锻造出

来了。它与以往的风暴相似的是摧毁和破坏的力量,它与以往的风暴不同的是播种和种植的秉性。如果说这是一场风暴,那就是一场会播种的风暴,它以风暴的形式,把种子播得极其广大。风暴之中,人们将发现自己的灵魂里充满新鲜的空气,一些从前不曾见过的芽叶在萌生出来。

法国革命以其决绝和激烈之势,使人们前所未有地感觉到现实生活的不能容忍;也正是其爆破般的推进之势,迫使人们迅速转过脸去,注视并确认风暴的不可逆趋向,从而使先前的英国革命获得了不争的合理性。

启蒙思想家第一次在欧洲思想史上塑造了自由的人类的形象,描述了人作为人的权利,在低垂的天幕上,画出一个比众神伟岸的直立的人,让自古以来在王权之下匍匐而行的人们映照自己。这的确是一场革命,它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我想可以与猿直立起来演变为人的进化事件相比。有一句至今振荡我们心灵的名言就是法国大革命时喊出来的:“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

个人权利对于君主权力和专制权力的挑战,构成了革命的品质,这是一种平民的品质,青春的品质,它绝对与一个君主制造一场动乱以取代另一个君主无关,更绝对与新坐王位的君主摆布各种花样以加固自己的统治无关。那一类的动乱和花样,自有了统治者这种东西以来,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千百年来屡屡上演,直至今。所不同的是,自从“革命”一词有了亮丽的色彩,每每在人们心头唤起一种自由的热望,一种解放的欲求,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于是,某些君王就学会把她打造成冠冕戴在自己头上了。这种新式的冠冕具有神奇的效力,凭藉它可以繁衍成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以革命的名义赋予了暴政的合法性。新式的君王头戴冠冕,一再地言说“革命”,一再地运动“革命”,将革命的平民品质毁灭殆尽,使其衍变为王权专制的新式称谓,

成为维护现存制度的同义词,从而使平民恐惧憎恶。这倒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所难以逆料的。

然而,在十八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就连君王的廷臣们,对何为革命也是分得清的。

有一个细节几乎是任何一种写法的法国革命史都不会遗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闻消息时惊慌地问:“这是一场叛乱吗?”

他的廷臣利昂古尔公爵当即回答道:

“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999年1月27日